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

第三十七回 出警署滿腔熱血 入洋教一線生機

卻說喀勒木叫彭仲翔諸人不必一齊進見，原是怕他們囉喏的意思，卻被仲翔猜著，忙說道：「我們再不敢得罪欽差的，要有無禮處，請辦罪就是了。」正說到此。那警部的人忽然走來，把他們人數點了一點，身邊取出鉛筆記上帳簿去了。仲翔這班人覺得自己沒有錯處，倒也不懼。緯卿情知他們不見也不得干休，只得領他到客廳上坐了。緯卿又拿出那騙小孩子的本事來，進去走了一轉，出來說道：「欽差找不到，不知那裡去了。」還是喀勒木老實些，說道：「欽差是在屋裡，就只不肯見你們，為的是怕你們囉喏。」仲翔立下重誓。喀勒木又進去半天，只見玻璃窗外，有許多人簇擁著，看那警部的人在門外站著。一會兒欽差出來，還沒跨進門，就大聲說道：「你們要見我，有什麼話說趕快說！你們又不是山東咨送來的，我替你們再三設法，也算對得起你們了。無奈參謀部不答應，怪得我嗎？」仲翔尚未開言，轟慕政搶著說道：「不論官送自費，都是一般的學生，都要來學成本事，替國家出力的，欽差就該一體看待。」仲翔接著說道：「參謀部的意思，只要欽差肯保送，沒有不收的。」欽差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？我何曾保送過學生？只咨送是有過的。」仲翔道：「據學生的愚見，欽差既然要爭那保送咨送的體制，就該合參謀部說明才是。參謀部不允學生進學的事，欽差也當力爭。如果沒得法想，就當告退才是個道理。」欽差道：「好，好！你倒派出我的不是來！我原也不是戀棧的，只因天恩高厚，沒得法子罷了。」仲翔道：「這話學生不以為然。」欽差大發雷霆，板了臉厲聲罵道：「你們這班小孩子懂得什麼？跑來胡鬧！我曉得現在我們中國不幸，出了這些少年，開口就要講革命，什麼自由，什麼民權，拿個盧梭當做祖師看待，我有什麼不知道的？那法國我也到過，合他們士大夫談論起這話來，都派盧梭的不是。你們以為外國就沒有君父的？少年人不曉得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，說出來的話，都是謀反叛逆一般。像這樣學生，學成了本事，那裡能夠指望他替朝廷出力？不過替國家多鬧點亂子出來罷了！前年湖北不是殺了多少學生麼？你們正在青年，須要曉得安身立命的道理。一般是父母養下來的，吃皇上家的飯長到一二十歲，受了皇上家的培植，好容易讀得幾部書，連個五倫都不懂得，任著性子胡鬧。你可曉得你家裡的父母，還在那裡等你們顯親揚名哩，為甚只顧走到死路上去。我們做官的雖然沒基本事，然而君父大義，是很知道的，如今你們倒要編排我的不是來，這個理倒要請教請教。」言罷怒氣直噴，嘴上的鬍子根根都豎了起來。仲翔聽他的話說，見他的模樣，不由得好笑。慕政更是雙睛怒突，卻都聽了仲翔吩咐，不敢造次。仲翔陪笑說道：「欽差的話那有不是的道理？但學生等也不是那樣人，欽差看差了，所以不敢保送。至於君父，大家都是一樣的，就算欽差格外受些恩典，就當格外出力才是。可曉得我們這般學生，都是皇上家的百姓，譬如家裡有子弟，要好，肯讀書，父母沒有個不喜歡的，不指望的。我們肯到外國來讀書，料想皇上聽著也喜歡，也指望。皇上都那般喜歡，那般指望，欽差倒不肯格外出力，這也算得盡忠麼？學生們也曉得中國官場的脾氣，說起話來都是高品，自己並不戀棧，恨不得馬上掛冠享那林泉的清福。只是一聲交卸，銀錢也沒得來了，威勢也不能發了，恭維的人也少了，只好合鄉里的幾位老前輩來往來往，還有些窮親友牽纏牽纏，總只有花費幾文，沒得多餘好處。所以做到官，就當這個官是自己的產業，除死方休，這叫做忠則盡命。要肯揀幾句不關緊要的事情，上個折子，說兩句直話，碰著於國家有益，於自己無損的事，做他一兩樁，百姓已是伸著脖子望他，眾口贊道好官了。」學生小時候倒還聽見人說，那個官好，那個官不好，如今是許久不聽見的了。」一番議論，把一個臧欽差的肚子幾乎氣破，登時面皮鐵青，嘴唇雪白，想要發作，又發作不出。仲翔見他無理，只得又說道：「欽差恐怕學生不安分，還是多送幾個到學堂裡去，等他們學問高了，自然不至於胡鬧。我們中國人的性質，只要自己有好處，那裡有工夫管世界上的事呢？學生裡學西文的學好了，好做翻譯，做參贊，學武備的學好了，好當常備軍、預備軍，一般各有職業，那有工夫造反？要不然，弄得萬眾咨嗟，個人歎息，古時所說的，輟耕隴上，倚嘯東門，從前還從下流社會做起，科舉一廢，學堂沒路，那聰明才智的人，如何會得安分呢？這些事用得著學嗎？所說盧梭《民約》等書，都是他們的陰符秘策，欽差既有約束學生之責，就當揀那荒功好頑的學生，留意些，犯不著對幾個明白道理的學生，生出疑忌的意思才是。」一席話說得欽差更是動氣，只當沒有聽見。緯卿走來道：「好了，你們的話也說夠了，一句不到本題。我請問你，還是要同欽差辯論來的呢？還是要求欽差送你們進學校來的？」仲翔道：「胡先生的話是極，我們是求欽差送進陸軍學校來的。現在要求欽差三事：第一件，求欽差送我們到陸軍學校。」緯卿道：「第二件呢？」仲翔道：「第二件，是參謀部不肯收，要求欽差力爭。第三件，是力爭不來，要請欽差辭官。」這時欽差的臉上，紅一塊，白一塊。喀勒木聽了，也不服氣道：「諸君不過是來遊學的，如何要逼著欽差辭官呢？」仲翔道：「辭官須出自欽差的本意，這樣替學生出力，才算是真，不比那貪戀爵位，不識羞恥的人。」

欽差大怒道：「我怎麼貪戀爵位，不識羞恥，你倒罵得刻毒！」

說罷恨恨而去。緯卿、喀勒木也跟著出去了。仲翔諸人只得靜坐等候，鄒宜保竟股隴睡去。歇了一會，忽然聽得外面險喝了一聲，燈籠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日，好些軍裝打扮的人，手裡拿著軍器，蜂擁而入。大家見些情形，知道不妥，要想站起來，仲翔吩咐他們不要動，因而端坐沒動。那警察軍隊裡有一位官員，對著仲翔打話，仲翔一句也聽不出來。他叫兩個警軍，把仲翔扶起，挾著便走。施效全請人見鐘翔被拿，一齊同走。到得警察衙門口，卻只帶了仲翔進去，五人被他們關在門外。不多一會，大門開處，忽又走出幾個警軍，把他們五人也拉了進去。警察官問起來，說他有害治安，須得押送回國。仲翔到了此時，也就沒法，只得聽其自然。次早動身，搭神戶火車到得海邊上。只轟慕政一肚子的悶氣，沒有能發洩得出。他自來不曾受過這般大辱的，一時拙見，奮身望海裡便跳。

那知力量小些，只到得一半，離開海面還有半丈多，身子陷在爛泥中間。仲翔見他這樣，甚覺可慘，忙招呼一隻小船，拚命將他救起，換了衣服，拉他上了輪船，再三勸道：「受辱是我們六人在一起的，你千萬不可自尋短見。留得身子在，總有個雪恨的日子！」慕政道：「我自出娘胎，從沒有受過這般羞辱，大丈夫寧可王碎，不做瓦全。」仲翔道：「各事只問情理的曲直，假如我們做錯的事，受了這般屈辱，自然可恥，如今我們做事一些不錯，無故的受這番挫折，回國後對人說起來，也是光明的，怕什麼？那中國的官情願做外國人的奴隸，不顧什麼辱國體，我們還有什麼法子想呢？雖然如此，那留學生公會上豈肯干休？自然有人出來說話。我們回去聽信息罷。再者，此番的事，回去也好上報，叫大家知道，只有他倒可恥，我們那有什麼可恥？一般想個法子，糾成一個學堂，用上幾年西文工夫，遊學西洋便了。慕政聽得有這許多道路，也就打斷了投海的念頭。船到了海，六人仍復落了客棧，就把這段事體，做了一大篇文章，找著了自由報館，登了幾天方才登完，六個人才算出了口氣。但是東洋遊學不成，總覺心上沒有意思。

有天仲翔對大眾說道：「我們六個人，現在團聚在一處，總要學些學問，做兩樁驚人的事業，才能洗刷那回的羞辱！」

五人稱是。就在寓裡立起課程表來，買了幾部西文書合那《華英字典》，找著了英文夜深館，大家去上學用起功來。學了三年，英國話居然也能夠說幾句將就的，文法也懂得些，正想謀幹出洋，可巧慕政接到家信，說他父親病重，叫他連夜趕回去。那慕政雖說是維新黨，倒也天性獨厚，當下接著這封信，急得兩眼垂淚。原也久客思舊，就合彭、施二人商議，暫緩出洋，且回山東，等他父親病好再講。本來彭、施二人，家道貧寒，原想到上海謀個館地混日子的，東洋回來，倒弄得出了名，沒人敢請教了。衣食用度，幸虧靠著慕政有些幫襯，今見他要回去，覺得絕了出洋的指望，便就發願合他一同到山東去，慕政大喜。

那鄒宜保等三人有家可歸，不消說得，各自去了。三人同日上了青島輪船，不到三日，到到濟南，各轉家門。

慕政到了自己家裡，他父親病已垂危，眼睛一睜，叫了一聲「我兒」，一口氣接不上，就嗚呼了。慕政大哭一場，他母親也自哭得死去活來。慕政料理喪事，自不消說。從此就在家裡守孝，三年服滿，正想約了仲翔、效全仍到上海，設法出洋。

三人在百花洲飯館聚談，正是酒酣耳熱的時候，仲翔又在窘鄉，便發出無限牢騷，無非是罵官場的話。三人談了多時，可巧上

來一位朋友，姓梁號掛甫，也是個維新朋友，打聽仲翔在這裡，特地找他說話。慕政也合他認識，拉來同坐。張甫閒談，說起雲南總督陸夏夫，現已罷官在家，政府為他從前同那一國很要好，又因他近來上條陳，說什麼借外兵以平內亂，頗有起用的意思，叫他進京，就要在此經過。慕政聽了，謹記在心。酒散無話。次早，慕政去找仲翔，說要用暗殺主意的話，仲翔聽了，嚇了一跳，知道此番是勸他不來，只得著他的口氣，答應合同去。兩人就天天在外面打聽陸制軍那天好到。也是合當有事，偏偏陸制軍坐著轎子去拜姬撫台被他們看見了，從此就在他住的行台左右伺候。無奈護衛的人多，急切不得下手。那天將晚的時候，有人請陸制軍吃番菜，仍舊坐轎而來，這回被慕政候著了，跟著就走。到得江南春門口，手起一槍，以為總可打著的了，那知槍的機關不靈，還未放出，已經被他拿住。當時送到歷城縣裡暫行收監。陸制軍便合姬撫台說明，次日親到歷城縣，提出慕政審問。慕政直言不諱，責備他：「為什麼要借外兵來殺中國人，氣憤不過，所以要放槍打死了你。」陸制軍道：「我何嘗借過外國兵，那幾個土匪，若要平他，不費吹灰之力，原是不忍殘殺他們，要想招安他們，所以至今尚未平靜。你們這些人，誤聽謠言，就要做出這種背道的事來，該當何罪？待我回京奏明請旨，從重治罪便了。」吩咐知縣，拿他釘鐐收監。此時慕政弄得沒法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彭仲翔是他一起的人，見慕政捉了去，趕到他家報信。慕政的母親聽了，就如青天裡起了個霹靂，顧不得嫌疑，就同仲翔商議，情願多出銀錢，只要保全兒子的性命。仲翔滿口答應，取了三乾銀子，先到歷城縣裡安排好了，叫慕政不至吃苦。仲翔又認得一個什麼國的教士，名叫黎巫來的，當下便去找他，把原委說明，求他保出人來，情願進他的教。教士大喜，隨即去見陸制軍。這時陸制軍的行李已經捆紮好了，預備次早動身。忽聽報稱有教士黎大人拜會，制軍不好不見，只得請進客廳，寒暄一番。教士道：「聽說前大帥受驚了！這人是我們堂裡的學生，只因他有些瘋病，在外混鬧，那手槍是空的，沒有子彈，並不是真要干犯大帥。如今人在那裡？還望大帥交還，待我領他回去，替他醫治好了再講。」陸制軍道：「這人設心不良，竟要拿槍打中兄弟，幸虧兄弟還有點本事，一手拿住了他的槍，沒有吃虧。照貴國的法律，也應該監禁幾年，如今在歷城縣監裡。我們國家自有處置他的法子，這不干兄弟的事。貴教士還是合歷城縣去說便了。」黎教士道：「呎！既然如此，我就奉了大帥的命令去見縣尊便了。」陸制軍呆了一呆，只得送他出去，趕即寫一封信，叫人飛奔的送與歷城縣，叮囑他乾萬不可把轟犯放走。

此時做歷城縣的，本是個一榜出身，姓錢名大勛，表字小貨，為人最是圓通，不肯擔當一點事情的。這回被陸制軍送了一個刺客來，正不知如何辦法，耽了一腔心事。那天上院回來，略略吃些早點，正要打轎到陸制軍那裡送行，可巧教士已到。

錢縣尊聽說教士來拜，就猜到為著轟犯而來，叫先請他花廳坐了，自己躊躇應付他的法子。想了半晌，沒得主意，家人又來回：「那洋大人等得不耐煩了，要一直進來，被小的們攔住。老爺要是會他，就請去罷。」縣尊沒法，只得戴上大帽子，踱了過去。兩人見面，倒也很親熱的。原來這黎教士不時的到縣署裡來，錢縣尊也請他吃過幾次土做番菜，總算結識個外國知己，所以此番不能不見。倘若不見，他竟可以一直闖進簽押房裡來的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